



□ 潘银梅

故里拾乡愁

盛夏,我再次来到故里,这次来故里就为呼吸故里的柴草味和泥土芬芳,为了拾掇跌落在岁月里的故里碎片。

故里的祖屋,已十多年没人居住了。这次到故里,特意打开祖屋锈迹斑斑的大锁,推开大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呛得鼻子喉咙发痒。

迎着阳光进了堂屋,急切四顾,堂屋显得比小时候狭小得多,我奇怪,这小小的堂屋,那时怎容纳得下十几个小伙伴扯着长长的草绳跳绳捡石子,或手握木制大刀跳跃而出砍鬼子?

由于没有人气,没有柴火的熏烤,祖屋的板壁都生了一层白蒙蒙的毛霉,地上长满了青苔,堂屋的窗户上用硬木雕镂的朵朵梅花也落满了灰尘。

我有些沮丧地环顾着魂牵梦绕的祖屋,祖屋的萧瑟深深刺痛了我的小心。十多年前,父母随大哥进城定居之后,没人料理祖屋,充满生机

□ 龙春兰

功夫村庄甘溪

透过寨门看,那边是青山、蓝天和白云。继续向前,穿过寨门,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世外桃源,原来,寨门和四面青山环抱,锁住了一个万木葱茏、古朴秀美的侗家寨子。

从天柱县城出发,经过十多公里的柏油路,车子在渡马镇街角,沿着山腰盘旋,如云端穿行,几个拐弯,车子在山顶停下。山顶耸立有一座雄伟的寨门,寨门上方“功夫村”的牌匾格外醒目,“武功隐在云深处,文脉流传岁月中”的对联让人遐想翩翩。

跨过寨门往下看,幢幢木楼依山傍水,鳞次栉比,铺满形似花瓣的丘陵,郁郁葱葱的古树似村庄的屏风。盆地中央,一条“S”状的小溪顺着山势,穿越重重青山,百转千回,将寨子自然分成“太极”状,耕田、农舍、习武场,错落有致。出自深山老林的溪水,甘甜有味,故唤作“甘溪”。

顺着山势往山下走,被春雨洗净的青石板路,洁净如镜。路旁,竹篱笆上爬满了绿藤,紫色的小喇叭花娇艳地点缀其间。山腰上,曲径通幽,农舍前有小木拱门,吊篮垂挂,粉红蔷薇探头探脑,摇曳风中,熠熠生辉。漫步农家小院,房檐下,金黄金玉米、火红辣椒、棕色蓑衣、习武兵器……满满乡愁的农作物,成了游客相册珍品。房前篱笆、蔬菜、鲜花、方桌、小椅,古树掩映,清新优美。热情好客的大娘,端出侗家油茶,糊米、碱耙、芫骨茶、炒米、葱花,完美融合,清香久久弥漫唇齿间。

沿着铺着各种图案的花街路,我来到溪流边。溪水清澈透明,鱼儿穿梭,微风轻拂,溪水泛涟漪。岸边的小桥、垂柳、古树、民宿,倒映在这蓝绸缎般柔美的溪水中,宛如一幅天然的画卷。溪岸边,那栋漂亮的跑马楼是村民的“合约食堂”,村民但凡有喜事,皆聚集于此,和和美,当然,也杜绝了滥办酒席,此为甘溪“一户一约”之“约民俗”。这村规民约,约出了新风尚、新生活。

溪边的习武场,几个武师,身穿黑色练功

和活力的祖屋便逐渐荒弃。正黯然神伤时,檐沟边一株碧绿的万年青,和一丛绿油油的兰草,使我眼前一亮,想不到小时候随意栽的万年青和兰草,这么多年无人料理,依然长得很茂盛,这犹如在我灰暗荒芜的心里,栽上一片绿洲,也因为它们的存在,顿使祖屋有了生气,当年不经意间栽下的一抹绿,好像专为三十年后抚慰失衡的心而准备着。

接着,又是一喜,在最东端的那根柱子上,父亲镶嵌在柱子上的那面长方形小镜子还坚守在那里。小时候,父亲把这面镜子镶嵌在柱子上后,大姐总是有意无意地在镜前左顾右盼,我悄然发现,大姐细瘦的脸变得圆润而桃红起来,那长长的天辫子也油光发亮。我心想,这镜子是魔镜吗?天天对着它照能使人变得漂亮?于是,我也常常踮起脚尖朝镜子里张望,可我只看见一头乱蓬蓬的

服,精神抖擞,列队整齐,随着“嘿-嘿”的一声,武师表演起“六家拳”来,只见师傅们劈开双腿,左右挥臂,掏心拳,扫堂腿,拳术如猛虎下山,每一拳都带有雷鸣般的力量。表演完六家拳,接着表演“洪门棍”,抡、劈、扫的棍术运用自如,上撩下劈、左挂右拨、前绞后截、上架下压、内外推撑,棍法快速勇猛,呼呼生风。随即,一个年长者走上台中央,叉腿,张臂,俯身,张嘴,咬住月牙锏的耳朵,将三十来斤的月牙锏缓缓叼起,左右摇摆,片刻后,只见长者将月牙锏抓在手中,朝天一抛,接住,又抛,再接,左右扫射,颇有锏到山崩之势。现场,吆喝声、尖叫声、鼓掌声、响彻山谷。

据说,明朝洪武年间,陆、陶、陈、杨、袁、宋等六姓人民为躲避兵乱,先后从江西迁徙,到此一看,风水极好,便于此安居乐业,繁衍不息,至今已逾20余世。当时,先辈们为抵御猛兽,便开始习武,那时他们能以布为棍以一敌十,有“驱狼”“擒虎”等传说,其兵器乃以武家人常用的棍、铜、铁尺、锏为主。六百多年来,村民坚持习武,以“六家拳”“洪门棍”“月牙锏”为主。以“功夫”仗剑江湖的甘溪,2015年,被中央电视台誉为“功夫村庄”,被英国《每日邮报》评为“世界上最奇异的九个村庄”之一。

甘溪不仅功夫文化底蕴深厚,其侗歌“略板略”也别具一格,歌声优美,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农闲时,这里便是歌的海洋。

甘溪不大,百余户,五百余人。近年,甘溪依托资源优势,充分挖掘自然、历史、人文等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渡马镇党委、政府筹措资金数百万元对甘溪的路、桥、房等进行升级改造,还在甘溪山坡上种植了数百亩的菊花茶,远销外地。如今的甘溪,实现了村美民富。

来到甘溪,不体验甘溪功夫岂不遗憾?于是,我和其他游客一起拜师学艺,体验了“云顶求学、健步如飞、齐头并进、百步穿杨”等功夫,好好体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苦难叙事的人性内窥

——重读陈永忠短篇小说《鸭客》

□ 李茂奎

了初期“进城”的困难,已经在精神上或者物质上嵌入城市”的写作者所创作出的作品,这类作品“呈现出朴实化的倾向”,“回到乡村风俗礼仪、人伦风尚的呈现”。

《鸭客》反其道而行之,把叙事场景置于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定年代,是一篇创伤记忆的历史叙事。一夜暴骤的木良河把为生产队养鸭的老鸭客冲走多日不见身影,老鸭客养的鸭仅剩200多只,还有700多只不知冲到哪里去了。老鸭客的养子来宝子承父业,养鸭技术不精的他听老鸭客多年前相认的老庚老发的意见,将剩下的鸭子赶到清水江码头去卖。卖鸭得的100多块钱,却被借宿的姑娘春秀偷走了。来宝回到生产队,如实报告因溺水鸭群损失大半,养父下落不明,剩下的鸭卖了钱却被偷了的事实。回到生产队的来宝受到了怀疑:“溺水,我知道,水是从上游涨起来的,流过我们冷水才到木良的。我问你,溺水能淹死鸭子?更淹不死老鸭客,老鸭客比鸭子还鸭子呢,谁不知道他的水性?再说了,就算损失一些,就像你说的只剩下200多只,那钱呢?被偷了,编吧,真会编。你俩春崽一定是想占有生产队的鸭钱,思想不纯,坏分子……”于是,来宝被红卫兵带走,关在村公所黑漆漆的房子里。生产队长和红卫兵轮番逼问,折腾了几夜,用鞭子抽他,用锥子锥指头,来宝始终还是那几个字:鸭子被冲走了,钱被偷了。见问不出什么来,生产队长决定对来宝进行惩罚:白天抬石头修水库,接受劳动教育,晚上接受社员群众批斗。被放松看管的来宝百无聊赖,到张家“抱棚”看解鸭时遇到了春秀。春秀带着恨得牙痒的来宝去寨老家看一个人,原来是他失踪5个月的养父老鸭客回来了。来宝这才得知,春秀爹为救老鸭客而付出了性命,春秀要

头发,和一张稚嫩的脸。想不到三十多年前的镜子还好端端地立在那儿。我欣喜地朝镜子奔去,镜面上布满了灰尘。我仔细擦去镜面的灰尘,镜面即刻光亮起来。我喜滋滋地朝镜子里观望,三十年前的那张稚嫩的脸,经过时光打磨,已成熟世故了。于是不由得在心里深深叹息:时光匆匆,岁月似水,永恒不变的是思乡情怀。

沿着檐沟右拐,顺着楼梯“噫噫噫”上到楼上,再左拐,就到了曾经的闺房。闺房里有两铺木床,大姐睡一铺,我和四妹睡一铺。隔三岔五的,大姐的闺蜜就会来和大姐侃心思,每每这时,我闭着眼睛睡,她俩窃窃私语,千奇百怪的话题都离不开那个他。我对她闺蜜千方百计藏着掖着,又掩饰不住初恋情调的甜蜜,急切想与人分享的小小心思窃笑不已。可他是谁?我带着强烈的好奇,偷偷地问初中部的学生,别人指着操场上打球的高高帅哥:噢,就是那个。小小的闺房哟,藏有多少女儿浅浅的心思和痴痴的梦想,月色知道。

来到火炉房内,光线突然暗淡下来,好一会眼睛才逐渐适应,才渐渐看清里面的物件:棧柜,灶台,大水缸,舀水的竹筒,挂在墙壁上的烧耙架,挂在房梁上黑不溜秋的竹篮子,火炉中的大铁夹和三角撑架……

说起三角撑架,心里还藏着一件暖色的往事。年幼时,我被猫狗惊吓,母亲会在临睡前,用右手手指蘸着三角撑架上的烟火灰,在我的脑门上画个黑黑的十字架,边画边像虔诚的信徒喃喃念着:吓求!吓求!跟猫跟狗吓。

重游故里,满目的翠绿应接不暇。永远让我心醉的是屋后的细界花园。细界花园,听其名就很诗情画意了。的确,细界花园像一条卧龙,故里便坐落在这条卧龙的嘴里,受到细界花园的百般呵护。点缀和装扮细界花园的,是那高耸入云的古树和郁郁葱葱的楠竹林。古树有上百棵之多,一年四季绿树成荫,加上风吹楠竹簌簌作响,附上各种鸟语花香,使得细界花园名副其实。

小时候,我们在细界花园的古树下,在竹子间,挖土种过包谷,栽过辣子,办过家家,玩过捉迷藏或玩网鱼的游戏。

村寨人把古树当作保护神来顶礼膜拜,把对大自然原始的质朴的敬畏和崇拜,发展为崇尚文明,崇尚道德,崇尚文化。我想这就是村寨的灵魂所在,是村寨人的灵魂所在,也是我的灵魂所在。这就是村寨人离开故里几十年仍念念不忘的根由,也是促使我一次又一次回归故里,把散落在岁月里的故里碎片,当珍宝一样拾掇珍藏。

□ 莫章涛

和美雷屯(外一首)

依山傍水看沙洲,百步墩桥水缓流。屯堡依稀踪影在,民族和美叙乡愁。

锦屏文书楼

两岸青山绿水出,馆藏写意汇文书。千秋瑰宝归一统,来者轻轻览案牍。

□ 石秀昌

醉在乌英

一次特意的邀约
激活我跋涉山水的冲动

乌英 一个精致的苗寨
隶属于黔桂两省
以其独有的和谐
吸引着旅人
远道而来

乌英的美
不仅仅在小桥流水 古树新芽
藕断丝连的雨
芦笙 亮布 以及木屋墙面
那些年份不同的挂件
更加撼人心魄

如果你想寻找一份安逸
那就来乌英吧
宁静如古树下的村舍
凉爽的山风 还有
乌英女子甜蜜的笑厝
温婉绵柔的酒令歌

在乌英
眺望枝头上的小鸟
欣赏一场芦笙舞
与女主人一起捶打亮布
然后 就着美食和甘醇的米酒
一场宿醉
圆了人生的缺憾

□ 龙煌

花与人生组诗

油菜花
你是农民种植的希望
你经历大自然的雨雪风霜
你用静默来培育涵养
春雨而涤荡你的灵魂
午后黄昏
你带来了天边的云彩
你让燕子找到了山村的家
古树蔑视你单薄的瘦弱
杨柳也笑你柔弱无力
但你坚守脚下的土地
在春天里复制出一片金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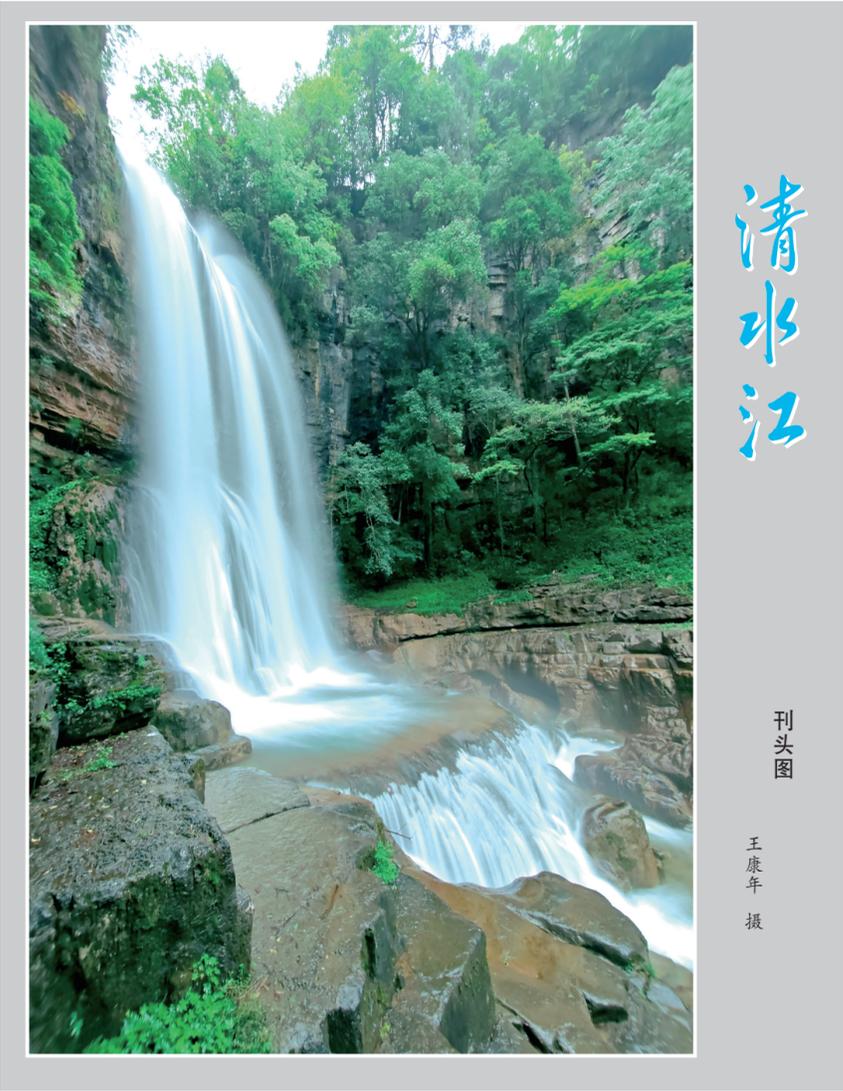
猫刺花
春天里
百花会引诱蝴蝶和蜜蜂
你只会相伴寒冷
你长在荒野野岭
无人观赏
只有智慧的农民
视你为奇葩
小心翼翼把你移植大路旁
你长成一一道道绿色的篱笆
变成了庄稼的守护神

牵牛花
你是乡间流浪的歌者
你在春风中吹起喇叭
你从来不在世人面前显摆
总是保持着低调的生活
无论你生长在什么地方
无论条件多么苛刻
你都会默默地绽放着
属于自己纯洁的色彩
并用你纤细的小手
努力向上攀爬

映山红

你是苗岭中的宠儿,
你的姊妹漫山遍野
杜鹃是你浪漫的名字
杜鹃啼血
啼出你的绚丽
你不与兰花比娇贵
也不与牡丹比豪华
你有时浓妆艳抹
你有时淡若缟素
你多彩多姿
你芳香四溢

你在风雨中历练生命
你不会选择生存的环境
你的根只要扎入泥土
你就会吸收丝丝养分
生命就会滋长蔓延
精魂就会灿然绽放



刊头图

王康年 摄

也不晚,但“像天边的一片晚霞”一样给人以美感。《鸭客》将对于人性和当时现实更深层次的思考,埋藏到养鸭的常态化叙事中,折射出对于人情世故、人性以及当时人们生活状态的深刻思考。小说的意义是什么?在短暂的人生中它让我对生命、时代有更真切的体会。与此同时,它能让我对自身反复打量,打量我内心的善与恶,我在这些里面能够找到关于生命更深刻、更浑厚的意义。有人说,“文学不能改变世界,但它能拯救心灵。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好作家就是一个牧师。牧师用经义布道,作家用的是从心灵流淌出的文字。”陈永忠在作品中融入一种精神信仰的关怀,用文字传经布道,让人在道德意志的感召下,升华主体人格。这种历经信仰的洗礼而铸就的精神境界使灵魂圣洁、无瑕。在信仰的关照下,或完成了自我救赎,实现了精神皈依;或德善走向“至善”,道德意志镀上纯美光环。我们看到,世事遇合变幻、穷通成败,看似离奇莫测,其实归根结底都是人性使然。

我们知道,田园、乡土、乡愁,构成了千百年中国文学极为重要的文化源头。中国古典文学有一个深厚的故乡书写传统。在费孝通看来,传统中国最根本的性质就是它的乡土性。乡土意识是中华民族文化最深厚的精神积淀,是审美传达的理念内核,构成千百年中国口口相传的乡土文学传统。乡村不仅是文人认知世界的起点,更是文人吟哦的精神原点。乡村是孕育生命的自然之地,是中国代代传承、不同区域人们栖息与交往的人文历史之地。这里凝聚着祖祖辈辈的历史、生命与情感。乡村之于中国人而言,可谓是生于斯,吟于斯,最终死于斯,魂归于斯。

陈永忠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一个长于乡土经验描摹的写作者,回归乡村,他的小说取材接近生活本身,让读者感到熟悉和亲近。《鸭客》没有宏大的叙事,却用细腻的描写为读者呈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和精神图景。

